

風に舞いあがる

ビニール

シート

〔日〕森绘都著
竺家荣译

随风飘舞的

塑料布

風に舞いあがる

ビニール

シート

〔日〕森绘都著
竺家荣译

随风飘舞的
塑料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风飘舞的塑料布 / (日) 森绘都著；竺家荣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624-7530-9
I. ①随… II. ①森… ②竺…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9405号



楚尘文化

官方微博：楚尘文化

公众微信：ccbooks

随风飘舞的塑料布 suifeng piaowu de suliaobu
[日] 森绘都 著
竺家荣 译

策划编辑 张维

责任编辑 王卉 陈冬梅

装帧设计 翰清堂 孙姝颖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173千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530-9 定价：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录

寻陶记	1
遛狗	47
守护神	91
钟声	133
X一代	193
随风飘舞的塑料布	231

寻陶记

“马上就要发车了。”最后一次广播在站台上响起时，弥生飞快地撂下一句“对不起，到了以后再跟你联系”，就把手机塞进了大衣口袋里。弥生虽然心有不舍地跨进了车厢，但车门在背后一关上，倒定下心来，既然已经这样了，怪不得我，她也这么安慰自己。

此时此刻高典肯定一肚子不乐意吧。“岐阜县？美浓陶？什么呀这都是。简直是乱弹琴。而且，偏偏挑这么重要的日子……”电话里，高典语无伦次的，“乱弹琴”，每当他蹦出这类惯用语时，就表示他心情特别糟糕。

这也难怪。那天早晨，就连弥生听见弘美让她今天去外地跑一趟，寻找美浓陶器的时候，她也由于太过突然而狼狈不堪，甚至感到愤怒。

“三天后，咱们不是要参加布丁摄影展吗？哎哟，我不知怎么的突然灵光一闪，想到要是咱们选用那种美浓陶器去参展，会不会出彩呢？你想想看，咱们这次是以女孩节¹为着眼点参展的，也可以说是和洋合璧吧，所以设计了宛如托着一个水灵灵的蜜桃形状的钵，可是，你也知道的，在东京这儿，陶器品种太有限了。所以吧，阿辻，能不能拜托你辛苦一趟，去产地给咱淘点儿像样的陶器来呀？”

“拜托啦。”早上，弥生刚一上班，弘美就不由分说地把一个装着出差费的信封塞给了弥生。而弥生跟高典不一样，她早就知道自己拒绝不了弘美。

其实并非没有一点儿预兆。弥生已经察觉到了近来弘美放出的危险信号。它终将以某种形式降临到弥生的头上，只是时间的问题。不知道这次会被她发配到哪儿去？说不定会让我去北海道买电视上说的那种梦幻般的黄油吧？还是让我到电影城去，给拿着喇叭拍电影的弘美的好朋友送点心呢？不至于为了用于研发新糕点的优质枫糖蜜，指派我千里迢迢，奔赴遥远的加拿大去物色吧？

在渐渐开始提速的新干线车厢里，晃晃悠悠地迈着步子找座位时，弥生心想，按说自己应该庆幸，这次毕竟是去国内出

¹ 亦称雏祭、偶人节、桃花节、女儿节，本来为农历的三月三日，明治维新后改为西历三月三日——译注，下同。

差呀。追求不依赖设计师技术的陶器，是弘美的优点之一，况且，桃子布丁也是装点人气料理杂志的特集画面的重中之重。弥生深知弘美对这次摄影展非常地投入，也不知道此次弘美对陶器品质的要求，即在一如既往的抽象的基础上，还要追求“静谧的色泽”、“优雅的奢华”、“无机质的性感”等。

弥生不能理解的只是，为什么非要使用美浓陶不可？就算有只认美浓陶的理由，可是为什么偏偏在圣诞节早上突然间灵光一闪呢？

圣诞节的白天，发自东京的新干线车厢叫人闷得透不过气。弥生觉得这不仅是由于空调不够给力，还由于人们无意识地比平时多洒的香水味儿，从四面八方悄悄钻进了她鼻孔的缘故。每一个乘客仿佛都比平常多说了三成的话，多化了三成的妆，或者比平常多刮了三成的胡须，为了赶去赴什么人的约似的。就连今天头顶上方的网架上放得满满当当的东西，也似乎比平时要贵重得多。

当然，这些只不过是弥生的感觉罢了，实际上，此时的她哪有这份闲心去观察呀。

找到了指定席位后，弥生瞅了一眼同座的女人，便坐在了靠过道的座位上。刚一落座，她又忍不住扫了同座女人一眼。因为弥生的视野边缘捕捉到的某种奇异的光，是发自那个女人正在看的一本时尚杂志。

“华丽的腾飞——并非只是飞翔，也为了扇动美丽的翅膀。”

在这个醒目的标题下面，是一位身着十分优雅合体的香奈儿红色套装的笑盈盈的女人。她有着勾魂摄魄的水汪汪的黑眼睛，貌似整过形的挺括的鼻梁，恰到好处的性感嘴唇。虽然已过三十五岁，但天生丽质及细腻的肌肤，依然保持着不让年轻女人的风韵与妩媚。

真是巧了。弥生心里想着，从杂志上收回了视线。转念一想，其实也不能这么说。近来在电视上，或杂志、报刊上，伊形弘美的出镜已不算什么稀罕事了。从两年前开始，她就作为“时尚骄子”而出名，媒体不厌其烦地环绕在她的周围，而弘美对媒体也是毫不厌倦地有求必应。“应付媒体很消耗精力的。你应该心无旁骛，做好糕点才是。”可是弥生的忠告都被弘美当成了耳旁风，随着曝光率越来越高，弘美犹如沐浴在阳光下的果实一般越来越熟了。遮蔽在弘美的阴影下，为她鞍前马后地效力已十年之久的弥生，最近忽然感到不安起来，不知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弥生透过车窗，眺望着远方一闪而过的景色，那暗淡的铅灰色不但没有使她感觉心情舒畅，反而让她更加忧郁了。一层轻淡的薄云覆盖了整个天空，却不足以与白色圣诞节¹相匹配。

¹ 白色圣诞节，因下雪而一片银白的圣诞节。

一座接一座的色调暗淡的房屋掩埋了大地。这景象给人以无论列车行驶到哪儿，都到达不了目的地般的闭塞感——

等到冻僵的手暖和过来后，弥生从衣兜里掏出手机一看，不出所料，被她撂下半截话就挂了电话的高典发来了短信。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只跟你说这一次。你自己做个选择吧，要我还是那个女人。我并不想这样逼你，可是，这次我实在忍不了了。今晚本来有重要的事跟你商量的，什么事你也应该心里有数。高典。”

一个月以前，高典问过弥生左手无名指的尺寸，当时他目光闪烁，满脸羞赧，却又透着得意的神色，想到这儿，弥生的心不由得一阵悸动。高典要在平安夜，在一家法国餐馆里向弥生求婚。高典并没有试图隐藏这个如同泡沫时期的流行剧里的浪漫故事般的计划，而弥生自然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就连弘美都嗅到了那股甜蜜蜜的气息，所以事情才会变成这样的。弥生不知该怎么回复高典的短信，不禁长叹了一口气。

弥生是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认识弘美的。那时，弥生为了学习制作西点，去一所全日制的西点职业学校上课。眼看就要毕业了，可是弥生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学校的老师对她说：“我认识一个很有意思的女人，你想不想去见见？”那时，弘美虽然只有二十八岁，却已经在巴黎一家有名的西点店里积累

了五年的学习经验，并且拥有在东京目黑区的“自由之丘”自己开店的资金。不言而喻，她是一位相当奢侈的小姐。当弥生按照约定的时间，前往坐落在南青山的弘美的高级公寓拜访时，看到这套毫无生活气息的三居室里只住了弘美一个人，就已经大吃一惊了。

“应该说是个试销店吧，我打算从自由之丘起步，试一试身手。也可以说想摸一摸底，看看我做出来的点心，有多少人会喜欢。这么个小店，按说招小时工就足够了，但我还是想正式雇用一两个可以信得过的人，所以就去找沢口，问她有没有可以推荐的人选，她首先提到了你，说你是个优秀的学生。”

“哪里，我算什么优秀啊……”

“不过，据她说，你把学校介绍的那些工作单位一家一家都给否决了，还说你很有理想、很挑剔，不知我这个小店能不能入得了你的眼哪。可以的话，跟我说说你的理想好吗？”

从第一次见面那天开始，刚一谈话，弘美就以令人吃惊的控制力掌握了主导权。她无视对方的想法或犹豫，很强势地将对方拉进自己的轨道。

“我哪里有什么理想啊……只是因为，学校给我介绍的都是全国性的连锁店啦，或者有名的饭店什么的，净是些大地方。我不想在那样的大企业里工作，可能的话，我希望在小一些的，能够提供真正美味的蛋糕店里工作，就是那种有着手工

制作感觉的温馨的小蛋糕店。我想做的是那种顾客愿意从很远的地方专门来买的，这家店特有的美味蛋糕，是那种顾客想要买来送给自己最重要的人的蛋糕。”

从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嘴里说出这样的抱负，并不稀奇，但弥生却是认真而又执着的。弥生被弘美散发出来的强烈气场，以及她那香气袭人般的美貌所压倒，越和她谈话，弥生越觉得自己柔弱而渺小，她竭力与自己内心的焦躁抗争着。

不知是否看出了弥生的焦躁，弘美默默地往用热水温过的茶杯里倒了些格雷伯爵红茶¹，等到弥生把话说完，弘美才把红茶和草莓油酥饼一起递给了她。

油酥饼是由薄薄的海绵层与奶油层重叠起来的圆柱形蛋糕。在精致的荷叶边形状的厚厚奶油顶层上面，托着一颗又大又鲜又水灵的草莓，形成一个优美的造型，猛一看会让人以为是其他水果。弥生只觉得眼前唰地亮了，这块点心宛如一支照亮了桌子的蜡烛。尽管已经紧张得口干舌燥了，但弥生在伸手去接红茶之前，还是不由自主地先握住了叉子。

弥生吃了一口蛋糕后，差点儿哭出来。她从小就是这样，

1 格雷伯爵茶（Earl Grey tea），是以格雷二世伯爵命名的中国正山小种或锡兰红茶等优质红茶为基茶，加入佛手柑油的一种调味茶。格雷伯爵茶是当今世界最流行的红茶调味茶，也是“英式下午茶”的最经典饮品。据说格雷伯爵茶源于清朝一位华人对格雷伯爵的赠礼。

只要一吃到特别好吃的东西，就特别想哭。活在这个世上真好。弥生这么自言自语时，周围的人都会笑她夸张，但她坚信，食物是最容易得到的能够带给人们平等的满足感与幸福感的礼物了。

眼前的这块蛋糕就是最奢侈的赐予了，尤其是蛋糕的清爽口感令弥生无比吃惊，奶油自不必说，就连海绵部分也非常爽口。蛋糕的所有部分都在嘴里瞬间溶化、融合，那令人神思恍惚的甘甜滋润得满口清香，却又在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叫人想回味刚才品味的究竟是什么味道，于是不得不立刻再次伸出叉子。即便这样反复多次，它的味道依然像谜一样无从把握，简直是如梦如幻。

“这蛋糕，您是从哪儿买来的？”

忍不住问出声来的弥生，立刻意识到自己的失言，脸唰地红了。

“对不起，因为这蛋糕实在是太漂亮了，又特别好吃，就像外面卖的一样。不，应该说绝不逊色于市场上卖的蛋糕……”

她越说越觉得自己正深深地陷了进去。

弘美却愉快地瞧着窘困的弥生，莞尔一笑。

“那么，你觉得我的蛋糕能不能把客人从很远的地方吸引过来呢？”

弥生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她有这个把握，这蛋糕的味道一定会吸引无数的人，让无数人为其美味而陶醉，欲罢不能。在自己二十多年的生涯里，弥生还是第一次这么有把握。

“肯定会的。奔这蛋糕来的客人肯定会超乎想象得多。”

“你觉得他们会买给自己最重要的人吗？”

“当然会的。”

“那么你愿意跟我一起经营这个店吗？”

“当然愿意……”

“那就拜托了啊。”弘美没有听到最后，便已经摆出一副值得信赖的老板的架势，一边伸出右手跟弥生握手，一边说道。

一个月后开张的自由之丘的“拉·卢米埃尔¹”蛋糕店，一如弥生梦想中的那种精致小店，尽管小得四个员工就可以运转起来，但刚刚开业三个月，弘美就不得不招募点心师傅了。这里还经常得到出甜品特辑的杂志和电视节目的报道，于是乎，弘美创造的独特口味的蛋糕瞬间迷倒了全国的甜食族，店门口排队的人与日俱增，导致了糕点供不应求。结果，长蛇阵招来了周围店铺的不满，“拉·卢米埃尔”营业了不到两年，就搬到青山的新店铺去了。弘美的试水以超出预期的成果落下帷幕。

¹ 法语，“灯光”的意思。

青山的新店面是弘美买下自家公司的一个儿童服装品牌的大楼，改造而成的，其规模当然是自由之丘起步时的那家小店无法比拟的。在这座三层大楼里，不只有蛋糕店，还有能品茶的茶室、会客室、办公室、员工休息室、弘美专用的带有洗澡间的店长室等，真是一应俱全，要什么有什么。当然了，那个一切都有的自由之丘时代，她们也照样过来了，反正它已经不再是弥生所梦想的那种温馨小店了。不过，弥生之所以一直没有产生跳槽的想法，恐怕是因为她已经彻底成了弘美创造出的蛋糕的俘虏了吧。

弥生是弘美的蛋糕的崇拜者。就像教徒为了传教而奔走一样，她希望让尽可能多的人品尝到这种美味。如果为此而需要换成大店面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这里有实实在在的幸福，只要伸出手就可以接触到。弥生能够通过全身的感官，尽情享受那种触感、香气和味道。她不需要努力或忍受什么，也不需要资本或积蓄。有没有学历、身份、职业都没有关系，弥生崇尚这种容易体会到的小小幸福。

当然，弘美任命她为新店主管，允诺给她大幅度加薪，也是弥生留在“拉·卢米埃尔”的原因之一。青山店有二十多名固定员工，其中不乏与弘美同年龄层的老员工，但弘美选择了刚刚二十三岁的弥生做自己的得力助手。

然而，这并不等于弘美把弥生当作自己的糕点手艺的继承

人，说到底，不过把她作为一个容易合作的多面手使用罢了。从每天的采购和销售的管理，到店内备货的核查、制定值班表，以及主顾名单、新员工的面试和培训等，弘美把做不来的琐事全部推给了弥生。在自由之丘时，每天围着厨房转的弥生，渐渐地连去看烤炉的时间都没有了。虽说这样一天天地过着，她也觉得有些空虚，但是在向世人推广弘美蛋糕的巨大使命面前，弥生只能告诉自己“那些个人的伤感都是微不足道的”。

第一次见到弘美时，弥生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将来要拥有自己的店，要让自己原创的蛋糕流行起来。”这些弥生学生时代怀抱的野心，在弘美不容置疑的才能面前被击得粉碎。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本分。自从想明白这一点后，弥生便到达了极其洒脱的境界，因为她以作为弘美的得力帮手经营糕点店为荣，她已从中发现了自己的生存价值。

这个镇上，到底去哪儿能找到美浓陶的器皿呢？

这是刚从多治见站的检票口出来的弥生的真实想法。

从东京到名古屋，大约坐了一个半小时的新干线希望号。换乘中央线的快车后，又用了三十五分钟。弥生到达目的地时，已是下午两点多了，却发现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地方城

市。她朝地铁站四周凝眸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想象中的陶器店的影子和招牌。别说是“美浓陶之乡”之类的漂亮词句了，就连和陶瓷器相关的广告都没看见。

弥生有种不好的预感，但她还是先打了个出租车，前往大约十五分钟车程的多治见市数一数二的美浓陶批发中心。可是，那里虽然以商品齐全著称，但出售的陶瓷器大部分是用于餐馆等的批量生产的餐具，根本不可能找到能够让弘美满意的珍品。弥生开始后悔事先调查得不够充分。

因为时间太紧了。从接到弘美的出差指示到出发前的三十分钟里，弥生在店里的电脑上飞快地搜索了一下美浓陶的相关网站。结果，虽然知道了美浓陶是岐阜县东浓西部的多治见市、土崎市、瑞浪市等地烧制的陶瓷器的总称，但是其产地范围那么大，她完全搞不清楚该去哪儿寻找。之所以选择去多治见市，只是因为那里相关网站最多。尽管弥生把那些资料打印出来，塞进了包里，可说到底都是些“网上三十分钟”的资料而已。

弥生着急是有原因的，她想要尽可能早一点儿到达当地，尽可能早一点儿回东京。即使来不及七点到达预定的广尾的餐厅，至少要在今天晚上去高典的公寓大楼。

“我想去多治见市的美浓陶器店最集中的地方。”

当地的情况还是问当地人最快捷。从美浓陶批发中心出

来，又一次坐上出租车后，弥生向司机说道。司机回答：“这个嘛，那就去这个镇子的织部街吧。”他的声音给人感觉没精打采的。

“那一带可以算是陶瓷器一条街吧，但现在开门的店家也很少，陶瓷器产业如今已经不景气了，店铺接二连三地倒闭。”

“啊？”

看来多治见市在与土岐和瑞浪的美浓陶竞争中被打败了，弥生刚这么一想，觉得没有指望了时，听了司机接下来的话，又觉得并不像自己想得那么简单。

“土岐和瑞浪也都一样。在昭和三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带掀起了烧窑燃料革命，石油取代了之前的煤炭，因此烧窑一下子进化了，批量生产陶瓷器成为了可能。但是，即使生产了那么多陶瓷器，消费量却是有限的呀。结果，大批量的生产反而导致了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零售业开始互相拆台了。美浓陶本身的质地和技术虽然提高了，陶瓷产业却是萎靡不振的……”

正如出租车司机所说，古朴的织部街十分萧条，冲着陶瓷器来的游客也少得屈指可数，很难想象这里全盛时期的繁华景象。不过，陶瓷器一条街的风貌并非荡然无存，不时可以看到出售年轻艺术家作品的画廊模样的店铺和经营商业用陶瓷器的老店。弥生看了一家又一家陶瓷店，让她中意的陶器还不少，